

结缘六十载 至今离不开——我与“盐城两报”

□ 任崇海

我从1958年开始成为《盐阜大众报》的读者，并撰写新闻稿件，后来被报社聘为通讯员，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余载，与《盐阜大众报》和《盐城晚报》的紧密联系从未间断过。

我是1940年出生在四县(区)交界处的盐都区大冈镇抬头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52年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上初中,1955年升入高中。然而在江苏省盐城中学读高二时,不幸摔了跤,跌断左腿而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大学梦”化为泡影。我的精神极度消沉,家乡的小学校长崔炳之和大队干部把《盐阜大众报》送给我阅读,把我领上了新闻写作的道路。我还记得,开始时写了几十篇,都是石沉大海,老校长鼓励我说:“有志者事竟成,贵在坚持!”终于在1958年8月的一期《盐阜大众报》上刊登了仅有20个字的顺口溜,至今这篇20个字的顺口溜还保存在我的剪贴簿的首页上。后来,领导先后安排我做民办教师、中学职员等工作。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采写新闻稿件。尽管自己腿有残疾,经常拄着双拐,走村串户,出现在田间地头采访。大冈是水网地区,河多小木桥多,拄着双拐不好过桥,我就从桥上爬过去。那时的写稿,可不是现在的敲键盘,而是要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尤其是用复写纸复写,一式五六份,上下十几层,要靠一定的笔力,我的指头上至今还留有厚厚的老茧。艰难的付出,赢得了稿件质量的提高和用稿率的上升,我被《盐阜大众报》聘请为通讯员,还多次被授予“优秀通讯员”的荣誉称号,乡亲们热情地称我是“土记者”。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冈公社成为闻名全省、全国的先进典型,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从事专职宣传报道工作。这时与《盐阜大众报》等新闻媒体的联系频繁,见报的稿件比较多,那时的大冈公社报道组,后来以“淮海明”“成海明”(集体笔名)的署名风靡盐阜大地,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刊登稿件

厚厚的剪贴簿。当年报社定期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报社领导经常带领学员到大冈公社进行现场采访,都离不开我的陪同。有一次,我陪同他们到离公社所在地十多里路的光华大队采访。结束采访返回时,半路上我腿痛得不能走了,是学员们把我背回来的。如今我还保存着时任副总编的许书江带领培训班学员到大冈公社采访时的合影。

《盐城晚报》创刊后,我就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她的忠实读者。我还养成了保存《盐城晚报》的习惯,报纸上刊登的一些重大报道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一位盐城教育界的老前辈、年近百岁的离休老干部陈明西,要找几年前一期登载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敌后教育事迹的《盐城晚报》。有人找到了我,我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就在报纸堆中找出了这期报纸,送到老人的手中,老人还专门带来了口信表示感谢。

我还坚持不懈地为《盐城晚报》写稿,从上万字的长篇通讯到一、二百字的“豆腐块”,从人物通讯到消息、言论,长短不限,体裁不分,只要有宣传价值的,我都要写出来,发给《盐城晚报》。1998年,我采写的一个年轻姑娘,毅然嫁给一位残疾青年,三十载人生风雨仍真情不变,她用“双手撑起一个家”,在星期周刊头版头条的位置,以较大篇幅刊用,盐城电视台和江苏电视台根据这篇通讯分别做了一档节目,在盐城乃至全省、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退休后被《教育周刊》聘为编辑。以往我经常采写一些新闻稿件,但对于编稿子、划版子却是个“门外汉”。在龚增英主任的直接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编稿子、划版子的要领,基本胜任了这项工作。尤其是过去用词不严谨,用字不规范,经常出现一些错别字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进。“用词用字可不能像过去那样马虎了”,我经常提醒自己。《现代汉语词典》随身带,还专门订阅了《咬文嚼字》杂志。校

对时,更是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慢慢地“抠”。一次在编辑一篇儿童勇闯火海扑灭大火的英勇事迹时,袁建兵副总编告诉我:“一位少年儿童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去参与扑灭大火,不应提倡。不能用‘见义勇为’,而应提倡‘见义勇为’。”让我对如何使用“见义勇为”一词有了全新的理解,决不能让一个少年儿童不顾客观实际去盲目蛮干。后来我又被聘为《财经周刊》的编辑,由于我退休前在金融部门工作,业务比较熟悉,陪同记者到盐都、东台、响水等支行采访,执笔撰写了《文明花开灌河香》《理念一变天地宽》等通讯,在《盐阜大众报》陆续发表,有效地宣传农业银行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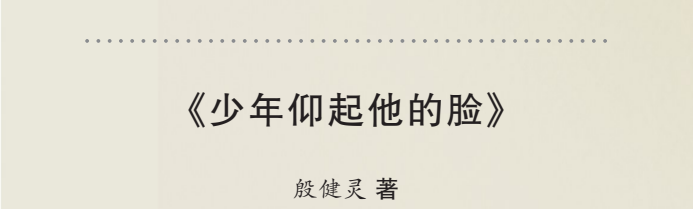
这些年由于年龄关系,我不便外出采访,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整理红色故事,撰写记事性散文,得到“两报”的关心和帮助,先后有近百篇红色故事和散文在“两报”等媒体发表。2020年8月30日,《盐城晚报》用一整版介绍我《笔耕六十载不言“停”》的事迹,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并对报社编辑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盐城两报”历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获得过一、二等奖各1次,多次获三等奖和优秀奖奖。这些文章的刊登和奖项的获得,成了我坚持写作不停步的前进动力。

人进入了老年,怀旧思乡之情成了我的创作的素材,先后有《老油坊》《小镇早市》等数十篇散文在“盐城两报”上发表,让我蕴藏在心头的乡愁、乡音、乡情得以释怀。《盐城晚报》建起了《登瀛·文荟》群,每天清晨,打开手机,就能读到当天登载的美文,文友纷纷点评,互致祝贺问候,交流写作技巧,成为文友们尤其是老年人的“精神的乐园”“老年人的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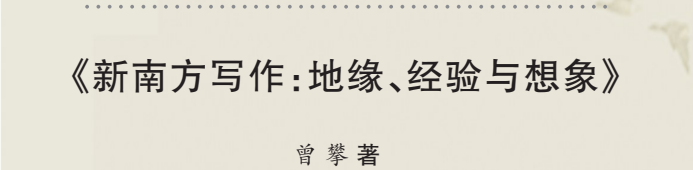
今年是我的第八个本命年,《盐城晚报》特地刊登了我撰写的散文《我的本命年》。十分感谢“盐城两报”给我带来的充实、精彩、幸福的人生,我将以“盐城两报”陪伴终身!



作品以“三千孤儿入内蒙”为背景,以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
诗性书写,讲述了三个上海孤儿融入草原生活的故事,再现了历史深处的鲜活的童年命运。该作带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许廷旺对草原文化、牧民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谙熟,让其作品带有真实而强烈的震撼感,这是超越小读者的日常生活视域的。小说如此引人入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本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新奇性和陌生化。同时,平实而富于诗性的语言,充沛饱满、血肉丰富的叙事技巧,字里行间的浓郁情感,形成了叙事冲击力,与读者心灵产生了强烈共鸣。



鲜明的内倾叙事特质和精神自省、强烈的现实感,是殷健灵作品的特色。她往往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灵风暴和精神特质予以深刻体验和观察,追问着成长中的种种生命经验对于个体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从而对孩子的生存体验做出铭心刻骨的表达与抚慰,以实现灵魂自省和心灵探微。由此,其作品直接深入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写作面貌和深层意涵。



“新南方写作”可以说开启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地方性浪潮,曾攀的新著《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这个概念或曰理念的提出,试图重新沟通世界以提供丰富镜像,为“南方”复魅与赋形:边地充沛的野性 & 诡谲的景观、区域链条中文化的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际视野。如是生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可能性,创造新的空间诗学与未来想象。

(转自《中华读书报》)

这个秋天姗姗来迟,桂花虽延迟开放,也还是绽放出最美的容颜,吐纳出最清新的芬芳。当然,我的读书生活,并没有停止,这个炎热的长夏,我是怀着矛盾的心情,用感性生活,也被禁锢在空调房里顾影自怜,读着那一页一页的潦倒之书。

天时、地利、人和,我终于等到了秋天的来临。在属于秋天的信笺上,我读到了它对我的热忱邀请函——尊敬的某某,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书或旅行,总有一样你要在路上。

在秋意盎然、阳光灿烂的客厅里,我开始漫无目的的阅读。漫无目的,也许只是此时的措辞,不是漫不经心,也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小猫钓鱼——三心二意。当然,也不是尽信书的书奴,而是可以自由切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唯物论者。

若说我最近读书的感受,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是不屑的。偏偏无意识中我又把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古语有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联系到读书与人生,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似乎一切都能在书中找到它们海市蜃楼般的影子。但我总觉得这些话是在画饼,是在向诸如我等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世俗之人散布玄幻的乌托邦和理想国而已。

不过,我依然喜欢在这个深秋的下午,煮茶论道,与书交媾。不管是自娱自乐,还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我总笃定地认为:读书在陶冶情操,就像我曾经的爱好——中国象棋。“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我觉得,虽然生活甘苦自知,但我知足常乐。我的癖好也不多,唯其不多才弥足珍贵。人生八雅——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细细分解,象棋、书法、诗歌、酒、茶,我就占了八雅中的五个。虽雅俗共赏,我坚决把读书奉为圭臬,为八雅之首,为其马首是瞻。当然,这个“书”并非八雅中的“书”。此“书”非彼“书”,这个“书”与诗有一定的关联,但诗更直白绚烂风骚,与我说的“书”有指鹿为马之嫌。这个书,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纸媒文化,是当今讲究“文化自信”的文史哲或稗官野史。

秋天的我,不只是沉浸书虫的虫子,更是以书为媒的生活家。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生活的目的,并不是读书。虽惯性使然,我依然坚持读书,因为书里书外皆是我徜徉并甘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书里,我与作家文人产生共鸣,寄托我美好的生活向往,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书外,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漫卷天外云卷舒……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回乡”。除了饮酒,我的青天白日都赋予了读书。渐渐地,生活的节奏感匀称而稳当,生活的仪式感也毫不违和。把握当下,不虚度每一刻时光,甚或让时间慢下来的方式有很多——譬如散步、品茶、读书,而这些,无疑在精神领域延拓了生命的痕迹……

理。这样的写法既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散文集中,不时穿插着对人生价值的探讨。这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心灵的滋养,还得到了思想的启迪。孙成栋先生以他独特的视角,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与不足,也让我明白了生活的真谛。他告诉我,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体验,就能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快乐和满足。

此外,孙成栋先生的文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他的文字既不华丽也不张扬,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这得益于他独特的文字驾驭能力,以及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流淌在读者的心间,让人感到无比舒适和温暖。

在《子夜的守候》中,我还感受到了作者对家人的深深眷恋。无论是描述与家人的相处点滴,还是回忆起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都让我感受

到了作者对家人的深深爱意。这也让我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的时光。

这部散文集还让我对自然有了更深的感悟。孙成栋先生通过对滩涂景色的描绘,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这也让我明白了我们应该珍惜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子夜的守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散文集。它不仅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还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这部散文集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我相信,无论是谁读了这部散文集,都会从中得到心灵的滋养和思想的启迪。

我想说,《子夜的守候》是一本值得珍藏的书。它不仅是一部散文集,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它让我们明白,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体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蟒蛇河湿地风光

林黛 摄

蟒蛇河枪声 ⑥5

盐城解放战役打响 赵云祥率伪四军起义

□ 成克翔

盐阜区党委书记曹获秋率领敌工部全体敌工人员分头疏通,展开了全面策反工作。

管司令亲自召见在伍佑生俘的敌师长潘子明谈话,要他现身说法,向赵云祥介绍被新四军俘虏的经过。

潘子明给赵云祥写了一封亲笔信,恳求赵云祥要为全军官兵的生命着想,不要拿鸡蛋碰石头。他还告诉赵云祥:现在的新四军战术优良,炮火猛烈,士兵士气高昂,战如猛虎,我军是无法比拟的。他们说话算话,优待俘虏,政策宽大,我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诚起义!千万请军座三思!

赵云祥看了潘子明的信,如坐针毡,六神不安。此时,伪四军四十师师长戴心宽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他的部队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对手,所以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晚上,在我地下人员的协助下,盐阜区敌工部薛尚实部长等来到戴心宽的家中,戴大惊失色,诚惶诚恐地问:“二位,请问你们要我干什么?”

薛部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想和你交个朋友,说几句心里话,也算是对你的规劝。我军民临城下,势不可挡。日寇一投降,你们大势已去,兵败如山

倒,希望你能成为人民的功臣,不要成为人民的罪人。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我希望你去劝说赵云祥,要他认清形势,化干戈为玉帛,敦促他率部起义,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好良机!”

这时的戴心宽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听说叫他戴罪立功,去做赵云祥的工作,动员赵率部起义,他当场满口应允。

其实,我地下党员孙文林事先也做通了伪四军参谋长顾汉春的思想工作。此时,赵云祥已被顾汉春、戴心宽说服了心。在顾、戴的安排下,我敌工部薛尚实部长亲自与赵云祥直接会谈。

见到薛部长,赵云祥讲了实话。他说:“三十九师被贵军歼灭,我也不想再抵抗。由于我一时冲动,杀害了贵军代表,深感内疚,怕贵军不恕罪恶。见顾参谋长、戴师长都劝我起义,薛部长又亲自来敦促,我同意率部起义。我只要会求见你们的最高长官,面示起义事宜。”

11月10日晚9时左右,赵云祥、戴心宽在曹获秋书记、薛尚实部长的安排下,来到盐城东门飞机场附近的一户农家,拜见了管文蔚司令员、吉洛政委,双方讨论了起义事项。

赵云祥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起义后要求保留原建制。二是保护军官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这两条,管司令当即答复:“完全可以,但你们军队必须在15号前撤离盐城,去东坝、八滩集中训练”。

赵云祥表示,他确保部队按时撤出盐城。会谈只进行了短短10几分钟就结束。

15日,赵部7000余人在我军护送下,撤至东坝、八滩集训。

解放战争时期,该部伪军被我军编入华中第十纵队,整编为八十六团、八十八团、九0团三个步兵团,参加了邵北保卫战。

(未完待续)



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
盐都区融媒体中心